

遺產集

莫泊桑著

遺產	一
小花臉	一三七
薩波的懺悔	一四九
熔藝	一六九
上校的意思	一九一
騎馬	二〇五

遺產

寫給孟代士 A Cotnile Mendes——作者。

第一節

雖然時候還沒有到十點鐘，那些從巴黎的各處匆匆而來部曹，已經像一陣流水似地，到了法國海軍部的大門下面了，因為元旦就在目前，正是給獎和晉級的時代。一陣急促的步聲，充塞了這座像一所迷宮般的廊廡交錯的大建築物，這些廊廡裏，開着無數的通向各科裏的門。

各人都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了，給那些先到的同事們握了手，脫去了身上的圓襟常禮服，再披上那件在辦事時候著的普通短褂，然後才坐在自己那張堆着許多候他解決的紙片的桌子跟前。隨後，他們便到隔壁那些辦公室探聽新聞去了。開始詢問那位科長是否已經到部，他的神氣是否有好顏色，和當天的郵件是否很多。

那個軍定科的收文員西沙爾卡先生，本是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司務長，因為積資的關係，已經成了個重要科員，這時正有一本大簿子上面，給卡爾的石門職員剛才交來的一切文件掛號。他的對面，就是發文員皂老爹。這是一個被家庭惡運所苦而滿衙門皆知道的老傻子，他正用一隻慢騰騰的手，鈔錄一個電報，側着身軀，也看眼睛，在一種小心人員的硬拙姿態裏專心辦着事。

卡時蘭先生，是一個舊着板刷式的白髮平頭的胖子，他一面辦他的日行公事一面說話：『三十二封由都龍來的電報。這一個軍港給我們的東西，比其餘那四個合共給我們的竟差不了多少。』隨後，他向皂老爹提出那個在每天早上必問一下的疑問：

『喂！老爹，尊夫人貴體好嗎？』

那老頭子並不停止他的工作，回答道：『您很明白，卡時蘭先生，這件事真叫我很難受。』

於是這收文員聽到這句不變更的話，就像每天的笑話一般，開始絮絮起來。

這屋子的門打開了，馬慈進來了。這是一個棕色頭髮的偉俊少年，穿着得異常考究，因為自以為他的儀表和態度比他的位置高些便覺得自己是降格的。他帶着一個大的戒指，一條粗的表鍊，和一片獨睛眼鏡，——這東西是壯觀瞻的，因為他做事却要去掉牠，並且他很愛運動他的手掌，使他袖頭上的那些寶光燦爛的大鈕扣，能穀好好地顯出來。

他一到門口便問：『今天的公事多嗎？』卡時蘭先生回答：『橫豎是都隨來的。他們很明白元旦快到了；他們都起勁了，那邊。』

但是另外一個科員，滑稽而很聰明的皮多雷生，也進來了，他微笑地問：『我們這樣，還不算起勁嗎？』

隨後，他拿表取出來，就高聲說：『十點差七分，並且大衆都到齊了！小馬慈！您說怎樣，這件事？並且我很可以和您打賭：那位可敬的沙先生，已經在九點鐘，和我們那位大科長同時到了部。』

那收文員停止他的掛號了，拿那枝筆夾在自己耳朵的後頭，於是就拿胳膊撐在桌上：『哼！這一個，好說，倘若他達不到目的，就斷不是他不起勁的緣故！』

於是皮多雷先生坐在這張桌子的角上，並且搖着腿子一面回答：『但是他會達到目的，卡時蘭老爹，他會達到目的，請您放心。我拿二十佛郎和您打賭，倘若他要到十年之後才做科長，算是我輸給您；不然您祇要拿十個生丁輸給我，您願意嗎？』

馬慈先生正在爐子跟前叫兩條大腿取煖，一面捲着一枝紙菸一面說：『噯了！若是我，與其像他那樣叫自己擔任多少公事，我情願一輩子只賺兩千四百佛郎一年。』皮多雷用脚跟拿身體轉過來，於是用一種輕蔑的態度說：『這個意思，却不能阻止您在今天十二月二十日，不趕十點鐘以前到這裏來。』

但是那一個却用一種冷淡的神情聳起肩膀：『自然！我也不願意大衆從我背後超過前面！既然您各位到這裏來看黎明，我雖然嘆惜您各位的急象，自己却也照着一樣做。不過比起學着老沙威科長做「老師」，每天到六點半鐘才出部，並且拿公事帶到

家裏去辦，却差得遠了。並且我個人，我是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裏出入的，我有傍的那些占住時間的職分。』

卡時爾先生已經停止了那掛號的公務，於是呆呆瞪起眼睛望着前面出神。末了他問：『您相信他今年又可以晉級嗎？』

皮多雷說：『我相信，他會晉級，並且十有八九拿得住。他那樣乖巧不是無所爲的。』

於是他們談論到晉級和給獎兩件事的那個不朽的問題，一個月以來，這問題使這個被官僚們占住的蜂衙，從平地到屋頂都有瘋氣了。

他們計算那些機會，揣想那些數目，度量那些頭銜，預先笑罵那些料得到的不正的舉動。他們沒有收束地拿昨天的那些被人主張的討論，重新提起，——並且在明日，這些討論依然如故地，又會帶着相同的理由，相同的證據和相同的字眼，發動出來。

一個新的科員進來了，身材矮小，面色灰白，彷彿像一個病夫，這就是那個如同在大仲馬一部小說裏過生活的博瓦塞爾先生。在他，甚麼事都是會變成非常的意外之事的，並且每天早上，他總拿他在頭一天晚上遇見的事情，譬如他所房屋裏面所揣測出來的活劇，他那條街上在半夜裏三點多鐘逼得他打開窗子去看的叫喚之類，告訴他的伙計皮多雷。每天，他總給傍人勸解打架的事情，抓住一些走了韁的馬，救出一些遇了險的女人，並且雖然體氣很壞，却用一種遲緩而自信的態度，不住地敘述那些由他個人的腕力所完成的功績。

他一經明白他們正議論沙先生，便高聲說道：『幾天以後，我要對這個混小子算賬；並且，倘若他或者從我背後超過前面，我就要用一個那樣使他不敢再來動手的方法，幹他一下！』

馬慈本來始終吸着菸，這時候冷笑道：『您很可以從今天起就幹，因為我從可靠的消息，知道今年因為要讓位子給沙，已經拿大名攔在一傍了。』

博瓦塞爾舉起手來：『我發誓，倘若……』

這時候，那張門忽然又打開了，一個矮小身材的少年，用一種忙碌的樣子活潑潑地進來了——這少年蓄著一部海軍長官式或者律師式的長髯，戴着一條高的硬領，露出一種匆匆說話的神情，如同他永沒有時間結束他的議論似地。他用沒有空功夫逍遙的漢子的姿勢，給大衆握過了手，於是走到那位收文員身邊：『卡時蘭，您願意拿貝魯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爲都龍軍艦辦船纜卷給我嗎？』

這科員站了起來，揭開一隻放在架子高頂的紙盒子，從中取出來一包細在一隻藍紙夾子裏面的文卷交給他：『在這裏，沙先生，您可知道科長在這個卷宗裏面取去了三封電報嗎？』

——知道。那些東西都在我手邊，謝謝。

於是這少年便匆匆地走出去了。

他剛好一到門外，馬慈就大聲說：『呀！何等漂亮！可以發誓說他已經是科長

了。』

皮多雷接着說：『等着罷！等着罷！他將來做科長，比我們那一個都要早些。』本來卡時蘭先生並沒有接續寫甚麼。我們可以說是有一件重大的事使他分了心。這時候，他問道：『他有一個好的前程嗎，這孩子？』

於是馬慈用一種輕蔑的神情低聲說：『若是以那些拿部裏的事當作一種生活的人而論，他還不錯。若是以另外的人而論，就算不了甚麼……』

皮多雷岔着說道：『您大概預備做大使罷？』

那一位表示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這問題不是談我，我真不愛管這一套。我不過說科長的位分，在上流社會並不算甚麼大事。』

皂老爹，那位發文員，始終沒有停止他的抄錄工作。但是自從有多大一陣功夫，他一下一下接連着拿筆頭在墨水瓶裏蘸墨水，隨後便生氣地拿筆頭在那塊浸在小筆洗裏的海綿上磨擦着，然而却寫不成一個字母。那種黑顏色的液體，祇沿着筆頭的銹尖

子流下來，落在紙上成了一些圓的斑點。這個發糊塗而又發急的老翁，因為已經有多少天是這樣的，便瞧着他那些應當動手再寫的發文出神，末了他用一種低而淒涼的聲音說：『看罷，這又是參了假的墨水！……』

陣強烈的笑聲，從大眾的嘴裏爆發了。卡時蘭笑得使肚子拿桌子搖動起來；馬慈笑得彎着腰，如同要拿自己的身軀由退後的動作而塞到壁爐裏去似的；皮多雷笑得踩着脚，咳着嗽，搖着手，如同那隻手是沾的水似的；博瓦塞爾雖然向來總拿可笑的事當作可哀，這回也笑得不能呼吸了。

但是皂老爹終於用自己的衣襟裏子拭了自己的筆頭，於是接着說：『這沒有甚麼可笑。我現在非拿我所有的工作，重做兩三回不可。』

他從他的紙夾裏取了另外一張出來，套在格子紙上面，動手按照頭銜寫着：『部長同寅先生……』那筆頭，現在却留住牠所蘸的墨水了，並且很清楚地拿個個字母都寫出來了。於是這老爹重新歪歪地坐好，繼續他的抄錄。

那些其餘的人却沒有停住笑聲。他們的嗓子都咽住了。他們對於這老爹所施的這個不變的惡作劇，到現在已經快半年了，然而這老爹却甚麼也沒有窺破。這個惡作劇，就是在那塊拭筆的濕海綿上面滴幾點油。那筆尖既然蘸上了膩的液體，自然不能留住所蘸的墨水了；於是這位發文員竟費了一些以小時計算的光陰去發糊塗發急，用了一些以盒數計算的筆頭和一些以瓶數計算的墨水，而末了却宣言那些文具，都完全變成了有缺點的。

後來這種惡作劇，却轉到那歪纏和胡鬧的行爲上面了。他們在這個老爹的菸絲裏拌一點點火藥，在這個老爹的水壺裏滴一點點臭東西，他們然喝一杯兒，他們就告訴他，使他相信自從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巴黎市民政府以來，所有一切的日用物品，都被社會黨人參了假，他們的目的，是激起人民對政府的惡感再引出一場革命。

因此他懷了一種異常的仇恨，對於那些無政府黨，他以爲他們在四處躲藏着，並且以爲從一個伏在幕後而駭人的無名者，製造一種神祕的害怕。

但是，在那暗廊裏，忽然有一下急響的鈴聲。

他們很認識牠，這就是科長刷牛先生生氣揪鈴的音調；於是各自都連忙出了這屋子的門，各歸各的屋子裏去了。

卡時蘭又動手掛號了，隨後他又重新攔筆，用雙手抱着腦袋思索起來。

自從多久，他就在一樁使他掛慮的意思上躊躇。他本是海軍陸戰隊的司務長，受傷三次——一次在非洲，兩次在交趾——便由特別恩典，調部辦公，以前他在長期的下級職務上，熬受過許多艱苦和枯澀的境遇；所以他拿長官，當作世上最光榮的事情看待了。一個科長，在他彷彿是一個出類拔萃而在另一個高尚一些的星球裏過活的生命；至於那些時常被傍人稱爲：『這是一個機警的漢子，馬上就升官』的科員，他認爲都是另外一種階級的人，和他有一種不相同的根柢的人。

所以他對於他的同事老沙，竟有一種近乎崇拜的高深敬意，並且蓄着那個祕密的期望，那個養爲女壻的固執的期望。

他的女兒，某一天會成有錢的，很有錢的。這是全部皆知的事，因為他的姐姐卡時蘭小姐，手邊管着百萬佛郎的家私，整整的一百萬，有活款又有存款，傍人說這都是由愛情賺來的，但是由一種暮年的飯依宗教的作用，這個數目便化為清潔的了。

這個曾經度過風情生活的老小姐，早就帶着五十萬佛郎的款子退而休息，由於一種嚴刻的節儉和生活上的一些超乎淡泊的習慣這兩個原因所生的好處，所以經過了十八年，這款子便增加了一倍了。自從多年，她就住在她這個帶着一個名叫珊瑚的女兒過鰥夫生活的兄弟家裏了；但是她居積她的錢財，對於家用祇担任一個不成意義的數目，並且不住地向她兄弟說：『這算不了甚麼，既然這是留給你的女兒的；但是你快點給她找人家罷，因為我想看見外孫。她就是那個能教拿抱孫之樂給我者。』

這件事，在那衙門裏是早已被人知道的；並且自然不會缺少那些想求婚的人。有人說是馬慈，那個漂亮的馬慈，本科的那隻獅子，帶着一種看得見的意志，和這個做父親的身邊周旋。但是這位往年的司務長，是一個富於閱歷的老江湖，他所想的，是

一個有好前程的孩子，一個會做科長並會對他——西沙爾，老的下級軍官——增光的
孩子。沙很合他的條件，於是他早就尋覓一個方法，去引他到他的家裏來。

忽然，他搓着手掌立起來。他已經尋着了。

他很明白各人的弱點。除了虛榮以外，職業上的虛榮以外，却不能利用沙。他可以向他要求保護，如同傍人去要求一個國會議員似的，如同要求一個顯者似的。

自從五年以來，卡時蘭沒有晉過級，現在自以為在本年一定很能晉得到一次。所以他可以假裝糊塗去要求沙，後來便可以如同道謝一般邀他吃飯。

他拿主意打定了之後，便立刻動手實行。於是拿身上那件舊的短褂脫下，打開櫃子，從中取下那件在上街時着的衣披在身上，末了，拿着所有和他這位同事職務相關而業已掛過號的文件，走到他一人獨占的那間屋子裏去，——因為他肯賣力和他職務重要這兩件事的理由，所以他能享受獨占一間屋子的特別優待。

這少年人正在一張大桌子上，圍在許多用紅筆或藍筆標明號碼的散亂着的紙片和

打開着卷宗之間寫字。

他一下看見了這位收文員進來之後，使用一種帶着些尊嚴意味的親熱神情問道：

『怎樣，好朋友，您帶給我的東西很多嗎？』

——是的，不少，並且我有話和您談。

——請坐，好朋友，我聽您說。

卡時蘭坐下了，喉嚨裏像是發乾，輕輕地不斷地咳着嗽，裝出不在的神情，末了，才用一種不甚自在的聲音說：『請您聽聽這件事使我到這裏來的事，沙先生，我決不會四處奔波。我加同一個老兵一夥兒仍舊是爽直的。我來要求您給我幫一個忙。』

——那一件呢？

——我爽利說。今年我很想得晉級的待遇。然而却沒有誰能殼保護我，於是我就想到了您。

沙的臉上略略紅了一下，雖現驚訝，却很高興，滿腔的驕傲而帶慚愧的神情。然

而他畢竟回答道：

——但是我在這裏，算不了甚麼，好朋友。比起快要升做主任科員的閣下，真差得多。我絕無能力。請您相信……

卡時蘭用一種充滿着敬意的粗氣態度攔住了他的論調：『不用客氣。我們的科長很聽您的話，所以倘若您給我說一個字，我就晉級了。請您想想罷，我在十八個月之後，便有享受全俸休養的權利，倘若不在明年一月以前晉級，那末每年就要少得五百佛郎了。我很知道有人說：「卡時蘭真不怕羞，他的姐姐有一百萬。」不錯，我姐姐有一百萬，但是她這一百萬却是做本求利的，所以她不要給誰。這款子是給我女兒的，這句話也對；但是，我女兒和我，究竟是兩個人。倘若我這時候一點甚麼也沒有可以咀嚼的，那末到了我的女兒和女婿發了財的時候，我一定去得很遠了。您現在自然明白情形，對嗎？』

沙點頭表示已經明白：『對的，很對的，您說的這一層。令婿也許未必完全合您